长成一棵大槐树

□ 刘亮程

崇信县最老的大槐，立于山间台地的打麦场上，孤独一棵，据说3200岁了。麦场下方是关河村，名字同槐树一样古老。想必关河村人，牵驴赶牛拉着石磙子，在槐树下一圈圈打了几千年麦子，日子就这么一直过下去。

崇信山多地少，养人不易。活下来的古树却不少。我们看到的另一棵大槐，长在一方小寺庙里，只剩下半面树皮。看守寺院的老者说，他小时候树还完整，只是里面空了，空心树洞里摆一小方桌，常有人围坐打牌喝酒。后来大半面树干都朽了，剩下的一面树皮支撑起巨大树冠，茂盛地活着。据说这棵树也3000岁了。

关河村大槐有6个主枝，绕主干四周。其中3个主枝朝上，一个向东南，一个向西南，另一枝往北，构成树的大形。大槐的南面设有祭祀台，供人焚香祭拜。南面向阳，是树的正面，所有叶子阳面朝南，绿光闪闪。树和人一样是站立生物，有脸面，有前后左右。

大槐朝天的3个主枝交错向上，把树的高度拔向云端。这是树的朝天枝，占得树头，独领阳光风雨，也容易遭受雷电袭击。我在西北常看到断头树，都是风摧雪压所致。树高天砍头。对树木来说，长太高并非好事。西北干旱，遇到一个雨水多的年成，树木会无节制地生长，往高蹿，生出繁枝茂叶，树身难承其重，一旦遭风摇雪压，断头折枝便再自然不过。树的朝天枝受惠于天，也最受天罚。据说崇信关河村大槐从未遭过雷击，原因是四周的山峰替它避了雷电。我想，树的节制生长也是原因。大槐的朝天枝看上去并不招摇，没有过分长高，给树惹麻烦。整个槐树高26米，10层楼房的高度，但南北宽38米，宽度胜过了高度，使它在山间一洼台地上，只显大，却不显高。这是树的聪明，它能活到天寿之龄，肯定是每个枝都活明白了，知道自然的规律。

《老槐树》　马志全绘

大槐向东南的主枝，是树的迎日枝，由一个主枝生发为三，两枝朝上追高，一枝斜逸向东，脱离树冠数丈，像树伸出的长长左臂，其枝干所指，必是每日的日出之地。迎日枝在漫长的黑夜里也不会长歪，它的枝准确地迎向日出。那是只属于这棵树的太阳，第一缕曙光，被伸到最远的树叶接住，迎到树上，迎到大槐下的关河村。每年春天，树东边的枝头先绿，最先长出叶子。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其实每一棵树，都独自迎接太阳，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长在大槐西南的送日枝，到下午才会被太阳完全照亮。这时候，东边迎日枝的一半，已陷入阴影。关河村的夕照短，它西边是高山，使树和住在这里的人，都只有半个下午的阳光。大槐的送日枝，也顺了太阳的走势，枝干西斜朝上，指向的正是每天日落的山脊。我在大槐树下正赶上关山落日，眼看夕阳独自走远，自己伫立树下，忽有种两相远别的孤独。但头顶粗壮的送日枝，又让我感到落日不孤。我沿那棵倾身向日的树枝望去，就要落入山后的夕阳，正好卡在远山的一处缺口里，不舍地多照了大槐树一会儿。这每天多照的一会儿，在3000多年里，经年累月。我也在这依依不舍的夕照里，看着大槐朝西的叶子，一层层黑向树梢，直到送日枝端指的山口只剩下黯淡霞光，树身也全黑下来。

大槐最长的一个主枝，长在北边，是树的背阴枝，常年在阴影里，叶子皆处阴面。背阴枝因为前后左右都被别的枝遮挡，它只好往远处长，一直把枝干伸到树冠外的阳光里。所以，背阴枝也最长。这使关河村这大槐树东西窄，南北长，树冠呈扁圆形。

让大槐树长扁的还有风。崇信所属的平凉地区秋冬季刮西北风，春夏季多为东南风或东风，一年中风多从东西两面吹，树自然被风吹扁，形成南北宽，东西窄的样子。我在西北看到的大树，也多是扁的。整个秋冬季漫长寒冷的西北风，把树迎风面的皮，吹得光滑坚硬。那风也一年年地吹进木头，吹扁树的一圈圈年轮。西北多独木，有“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这样的地名，不会多过3棵。独长的树多是扁的，有迎风面，这样的树木，因为木质不均匀，容易走形，也属无用之才。用木料的人，能从木头截面，看出是不是迎风独木。木匠做活，都选用林中树，树在林中，相互遮风挡雨，也就不像独长的树有迎风背风面，木质便也均匀。讲究的木匠也是不伐独木的。独木命硬，人消受不起。

一棵树独自长大，并不是其他树被砍了，剩下一棵，而是因为这方水土，只够长一棵树，多一棵都活不了。像关河村大槐，方圆几公里，独独一棵。这样的大槐，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竟然活了3000多岁，更是让人难以相信。崇信塬高土厚，属半干旱地区，还算不薄的降雨量，勉强维系庄稼和草木生长。土豆麦子苞谷，降几场透雨，就有收成了。草比庄稼耐活，再旱的天，根不死，种子留着，一场雨又活过来。树不一样。小树靠天，大树靠地。类似果树这样的小树，靠天上的雨水便能活下去。但关河村这棵大槐树，是不能指望雨水活命的，它茂密的树叶和枝干，足以把一场大雨在半空里接住，落不到根部。那它靠什么活命呢？

我一路上多次看到施工破开的土塬断面，从断面上露出的树根草根，能清楚地看见树木在土里的秘密。土塬上层一两米，是雨水蓄积的地表湿土层，几乎所有植物的根，都扎在这层。草根浅，树根深。草有一点降雨便能活，树却需要更多水分才能长大。在湿土层下面，是厚厚的干土层，所有草木的根须伸到这里便停住。这一层的土是生土，也叫死土，缺少植物所需的养分。干土层再往下，是和地下水层接上的湿土层或湿沙石层。在雨水充沛的地方，地上湿土层一直连接地下水层，植物的根可以扎得深远，每一棵小苗都有可能长成大树。而在干旱的西北，干土层厚达数十米上百米，地上的那点雨水，永远不可能润透它，那是植物无法逾越的绝地。这也是西北许多地方不适合大面积植树的原因。那些人为栽植的树木，要靠人去引水养活。树越大，耗水越多，直到人养不起。

关河村大槐树长在半山腰的台地上，我看它的枝干，便知道它地下根须的走向，那些深扎土中的根，也基本上长成树冠的样子，这条朝东的粗壮横枝下面，对应着同样粗壮的一条大根，那是它地下的影子，根往哪伸，枝往哪展，树根在地下的暗处，给看似明处的树枝指引着方向。我知道这些向下伸去的大树根，一定穿过了其他树木无法扎透的厚土，在更深处哗哗的水声里，让一棵槐树活出了3000年的茂盛繁荣。那是要靠一条地下河流才能养活的大树啊！

我与新中国 征文⑬

每当写下“中国”一词
这个我母语中的词，布满经络和血管的词
就像一朵在暖风中最先盛开的花朵
在她诉说苦难和梦想的口腔里
含尽了无限的春光
而其他的词
顷刻间成了采花的蜜蜂
或者是凌空飞舞的蝴蝶
你看，他们都在向她涌来

她似花，又仿佛是无数的花园
一直连接到闪烁的星穹
多少个家庭都是她园中的花木
亲情的芳香，弥漫在她的上空
有光时，花木下才有阴影
过去的忧郁和伤痛，都会过去
她是一切苦海的止岸
她是白日的太阳，夜晚的月光
茫然穿行中的灯塔和航标

犹如我慈祥的母亲，她灵魂的印迹
镌刻在黄河边的一座石碑上
那从西到东、川流不息的河水
就是我不能停止的思念
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
他们的亲人也进入了大地的腹部
再也没有音讯
但是那些地下的根脉
总是与地上的枝叶相连

中国　中国

□ 石 厉

这是根与根的寻找
这是枝与叶的缠绕
所有游子脚下的土地
因此在泪水中变轻
都开始向你，永久地倾斜
不管距离，千里万里
我都要向我的根脉靠拢
我生于斯，长于斯
这个在远古青铜器上开始传颂的
名字，这幅员辽阔的国
我心中的祖国

一切曾从混沌开始
你是鸟儿飞翔的天空
也是它们精心守护的巢穴
是蜘蛛含丝绘制的天网
也是天网美妙的依赖
是群鱼遨游的海洋
更是波浪终将抵达的陆地
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也是炊烟铺散在田野的思想

是诗人头脑中漫无边际的风暴
也是他们最有光彩的诗行
是演奏者手中唯一的琴弦
必然是他们音符里最动人的乐章
中国，你是我所有枝叶成长的家园
每当黎明的时候，醒来的同胞
都会迎着远处缓缓升起的光芒
用崭新的思绪和理想
将你认真描绘，将你永远歌唱

雾灵山月

（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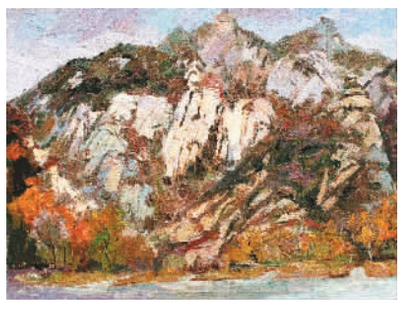
□ 贾 永

月是故乡明
在这儿无需思恋，这里的夜
抬头就能见到明月
雾灵山月，慷慨铺洒清辉
夜夜奉送无声的旋律

去处即是来处
雾灵山月在夜的最高处
擎举她的明灯
照耀绵延高大的燕山
守护比月光更古老的山河

这里曾经沧海
明月也曾在海上升起
寂寞的海羞涩地退去后
留下那么多可复制的沙石
和不可复制的月晕标本

山下憨实的山民
从不迷路，从不忧伤
日出而作，月升则静下来
心里敞亮
储满雾灵山明亮的月光



《燕山秋语》　高 准绘

燕 山

燕山在野外洗刷自己，此时
它比平时更安静，更温柔

山上有草木，有立陡的石崖
人们正在实施修复工程
矿山披绿，栽树种草，退耕还林

采石场，伤口好像在愈合
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在暗中接受雨水，但它们
深藏于地下，无声，也不显形

如同蛰伏大地的虫草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5篇作品。刘亮程《长成一棵大槐树》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摹写，使崇信千年古槐的形貌跃然纸上，从枝桠与根脉的生长中，作者更想告诉我们其中的自然规律与生命哲理。石厉《中国 中国》在悠悠历史与广袤山川中徘徊，通过繁复的意象使“中国”一词在诗行中逐渐丰满，结尾处道出“将你认真描绘”的目的——“将你永远歌唱”。贾永《雾灵山月》勾勒出月光下燕山山脉灵动的一面。张凯《行走青阳》写“一方山水一幅画，青风青韵亦如歌”的青阳。木汀《临摹和描绘》写兰花、写李渔、写兰城，更歌咏兰花在中国文化中高洁的形象。

——编 者

《祖国的脉搏》　梁文樑绘

行走青阳

□ 张 凯

青阳有山，群山耸翠，阡陌纵横；青阳有水，秀水涓流，碧波微澜；青阳有佛，佛光普照，纵然灵智；青阳有腔，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青阳在皖南。一方山水一幅画，青风青韵亦如歌。

一阵锣鼓喧天，犹暴风乍起，似骤雨突袭，青阳腔便从明嘉靖年间缓缓走到我面前，令人如痴如醉。那甜美腔调，随气成形，或蕊或翘，慢慢地流出嗓子，轻轻地滑落指间，像白云袅娜飘过，像涟漪缓缓荡漾。

青阳腔入耳，委婉起伏，曲水流觞，此腔只应仙界有，凡间难得听一回。听过一遍，我便从此有了扯不开的情缘。

我本籍安徽蚌埠，当与拉魂腔结缘，然唯喜京剧，欣赏之余，每每寻根。

在我的知识库里，清乾隆年间，徽商率四大徽班，京城擂响戏鼓，京剧形成。今行走青阳，知青阳腔为京剧鼻祖，其位之显赫，为青阳自豪，亦为安徽骄傲，更为自己惭愧，身为皖人，却不知青阳腔，更不知京剧与青阳的渊源。

抵青阳当晚，到青阳腔博物馆，知《贵妃醉酒·百花亭》《出猎·回书》《窦娥冤·送饭》《拜月记》《百花赠剑》等，为青阳腔经典剧目。在馆内小剧场看《美周郎》，青阳腔演绎得出神入化。青年演员表演超群，听罢成瘾。如同嚼橄榄，始为清淡，越嚼越有味，余味回甘。

看罢剧中历史，又到太平山房触摸历史的痕迹。

太平山房，位于陵阳所村，坐北朝南，镌错村头。远视古意盎然，灰暗高墙，青黛覆瓦，飞檐翘角，庄严静谧，屋顶燕子盘旋，更添生机。近看犹如工笔，临其境，恰似禅宗画，房中有禅，禅中有房，天人合一。

考其历史，明永乐年间陈氏族人陈馨捐资建造，为陈氏公堂，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清乾隆三十六年，改作学馆。当时的秋浦县令钟学书写“聚德堂”赠学馆。房正门顶有鲤鱼跳龙门浮雕，下嵌楷书勒刻“积善流芳”石匾，匾下砖雕双龙戏珠。两侧镌刻凤落宝地和麟吐玉书，花砖镶边，壁画映带，栩栩人物，气势恢弘。

青阳的山水、名物、历史、古迹，匆匆的造访难以采撷其万一，行走之意义恐怕就在于这匆匆中的一点所得。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和我们一起种桃李，种春风

临摹和描绘

□ 木 汀

《兰有馨香》　陈半丁绘

只有用绵延逶迤的兰江水
才能临摹兰花枝叶上的露珠
那纯澈剔透的露珠哟
总把叶子想象成自己的初恋
使在枝叶上的每个时光
化作无数的秒
在缱绻中难舍难分
在浪漫中潸动

只有用李渔的《笠翁对韵》
才能临摹兰花的千年文脉
平仄平仄平平仄
仄平仄平仄仄平
每一个中国字的独一无二的韵脚
就是兰花弹奏阳光

弹奏风
弹奏雨
发出的声音

只有用芥子园的画笔
才能描出兰花的柔韧
才能绘出兰花的典雅
才能描绘出兰花的华贵

无疑
柔韧是兰花人对希望的不屈毅力
典雅是兰花人在纷繁尘世中的沉着泰然
华贵是兰花人于浩瀚灿烂间永远自信的微笑

无疑，给兰花以土地的
那里的土地就是兰花的城邑
也只有用这个城邑的土壤
才能描出兰花之城的神态
才能绘出兰花之城的风姿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